

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

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初版

精裝定價：新臺幣七〇〇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主編者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8528-08-6

001005-6

第六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之召開暨本
論文集之出版，承

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贊助，謹此誌謝。

聯合報國學文獻館 謹啓

目次

中文部分

- 韓國漢文本小說之諸問題……………丁奎福 一
- 《大唐陰陽書》考……………中村璋八 五
- 李齊賢與元文士之交遊考
- 以《益齋亂藁》與元代文集爲主……………朴現圭 一一
- 《宋史筌·食貨志》——役法、錢幣、會子、商稅、互市舶法——讀後感……………宋晞 五一
- 關於岡鹿門《觀光紀游》……………町田三郎 六九
- 隋唐史籍中之韓人漢詩略考
- 兼論李奎報《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金在先 八七
- 金時習(一四三五—一四九三)著《梅月堂文集》中所見之唯物進步主義思想……………金燁 一〇三

由朝鮮時代刊印中國詩文選集所見朝鮮人之文學意識	金學主	一一九
《清語老乞大》與漢語《老乞大》的比較研究	莊吉發	一三一
中國志怪小說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	笠征	一六七
從文獻資料看日本江戶時代的《莊子》研究	連清吉	一七七
簡介越南《嘉定城通志》	陳捷先	二〇七
試論鹽谷溫著《支那文學概說講話》與周樹人著《中國小說史略》之關係	植田渥雄	二三一
中日詞彙比較研究	楊啓樵	二四一
從江戶時代的詩話看晚唐文學的影響		
——關於皮日休	愛甲弘志	二七七
《大越史記全書》有關明初五朝資料	趙令揚	二九七
《論語》研究在日本		
——以林泰輔爲例（一九一五以前）	鄭樑生	三二一
日本明治時期漢語課本的變遷	鱒澤彰夫	三五一

日文部分

『大唐陰陽書』考……………	中村璋八	三六九
『分類杜工部詩諺解』の新視點について		
—— 解釋論に立脚した新たな方向の模索……………	成澤 勝	三八九
荻生徂徠の『滿文考』と「清書千字文」……………	神田信夫	四〇五
『藏經書院本』——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 稀觀禪籍目錄……………	野口善敬	四二三
和刻本『事林廣記』について……………	森田憲司	五〇一

韓文部分

韓國漢文本小説之諸問題……………	丁奎福	五二一
有關韓國地名中殘留之女眞語——「德」……………	朴恩用	五二七
《呂氏鄉約》與《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李成茂	五五一
《駟汎隨筆》研究……………	李相斐	六〇三
朝鮮時調中有關陶淵明之用事考……………	金周淳	六二九
朱熹敍事詩論……………	金周漢	六七七
《青泉文集》所見申維翰之文學論……………	金榮淑	七〇五

詩話集《破閑集》考.....	柳在泳	七五三
《退溪全書》所載祝祭文小考.....	洪瑀欽	七六一
樊巖蔡濟恭《含忍錄》研究.....	姜周鎮	七八九

附 錄

會議代表名單.....	八〇一
-------------	-----

英文部分

Notes on <i>Meng-ku Wang-kung Piao-chuan</i> and the Compilation of <i>Huang-choo Fan-pu Yao-lieh</i> and <i>Meng-ku You-mu Chi</i>	Junko Miyawaki	1
A Comparison of the Manchu and Chinese Texts of Emperor Ch'ien-lung's Compositions on the Torguts.....	Hidehiro Okada	13
Manchu Collections in Leningrad.....	T. A. Pang	25

韓國漢文本小說之諸問題

丁奎福

衆所周知，韓國文學的文字表現是以韓文與漢文並用之所謂「雙重文字 (bilingualism)」爲主。在此，筆者想要探討的韓國古典小說的文字也不例外，亦是將這雙重文字（韓文與漢文）區分爲韓文小說與漢文小說。類此韓國古典小說之所以成爲「雙重文字」，當然是與當時的讀者層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此可知，韓文小說的讀者們主要是以閨房中的婦女階層爲對象；漢文小說的讀者層是屬於士大夫貴族階層。

原本小說就是爲了迎合讀者大衆而衍生的產物，而韓國古典小說是以朝鮮時代的儒家中心思想爲背景所產生的作品。由於韓文小說它是爲一般婦女階層而寫的作品，自然地，有別於嚴肅的儒家思想主題，它幾乎是以趣味性爲主。然而，漢文小說是爲士大夫貴族階層所撰寫的，比起趣味性，它更強調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小說也以中國小說的章回形式來表現。換句話說，我

們可以把它視爲韓國漢文小說的特性。卽——金時習（一四三五—一四九三）的《金鰲新話》，趙聖期（一六三八—一六八九）的《倡善感儀錄》，金萬重（一六三七—一六九二）的《九雲夢》，沈能淑（一七八二—一八四〇）的《玉樹記》，金紹行的《三韓拾遺》，徐有英（一八一—一八七四）的《六美堂記》，南永魯（一八一〇—一八五七）的《玉樓夢》等漢文小說，不僅都是意圖強調儒家思想，而且也都是用章回形式撰寫而成的作品。尤其是，夢遊錄與擬人小說之類的作品，更是脫離了小說的範疇，露骨地強調儒家思想的道德性。

在韓國古典小說的翻譯問題當中，雖然有將韓文小說翻譯成漢文的情形，也有將漢文小說翻譯成韓文的情形。然而，漢文小說與韓文小說的漢譯本卻也幾乎都是意圖強調儒家思想，而且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撰寫或翻譯而成的。

二

以金萬重的《南征記》而言，衆所周知，《南征記》是金萬重在爲扭轉己已政變之政治目的下，所完成的作品，其讀者大部分爲宮中婦女階層。但是，漢譯者金春澤（一六七〇—一七一七）卻將原作中具有趣味性的部分刪除，取而代之，附與強烈的儒家思想，並且將原有的韓文小說形式改變成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卽，金春澤在翻譯過程中，別除了趣味性，突顯了儒家思想，

故意將韓文本中原有悲淒的「湘靈之琵琶」與浪漫的「洛浦之仙步」等情節刪除，並且重新加以改寫，即——將原來往下直推式的平鋪敘述法改寫成十二章回的形式①。

再者，《春香傳》被漢譯成《廣寒樓記》的情形亦是如此。此次新發現的《廣寒樓記》它似乎是以《春香傳》完板爲版本，經由漢譯而成的作品。最近曾有學者研究報告指出：《廣寒樓記》也是突顯儒家思想的作品②。

上述的漢譯本中，原本以趣味性爲主的韓文小說，被轉換成強調儒家思想的再造情形，這可以說是漢譯者意圖將讀者層從婦女階層提升到士大夫階層的做法。從這點看來，我們可以了解到漢文本小說的產生是作者乃至讀者意圖將原本具有趣味性而廣爲大眾接受的韓文本小說提升到士大夫貴族所能接受的特殊階層上。

三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在韓國小說史上值得重視的問題，衆人皆知，韓國最初的小說——《金鰲新話》是中國瞿佑（一三四一—一四二七）《剪燈新話》的仿作。其後，一連串的韓國古典小說

① 丁奎福，《翻診南征記論考》，淵民李家原博士六秩頌壽紀念論叢，一九七七。

② 鄭夏英，《廣寒樓記評批者的小說觀》，古典文學會，一九九〇，十月。

也都與中國小說具有相當的力學影響關係。由此看來，中國小說確實在韓國小說的發展階段上，具有很大的貢獻，其影響至深且鉅。

然而，從小說的大眾性上來著想時，韓文小說一方面強調了當時社會所重視的儒家忠孝思想，另一方面也爲了忠實其大眾性，添加了趣味性的要素，淋漓盡致地發揮其最高的藝術。換句話說，忠實於大眾性，也確切地延續了韓國小說史的命脈。然而，漢文小說則在忠於士大夫貴族的讀者階層之餘，削弱了原本小說所具有諷諧、諷刺、滑稽等美學要素，取而代之，意圖將儒家的思想公式化，並且以中國小說章回體形式來撰寫，將韓國古典小說原有的平鋪直敘法加以改造，重新構築改寫。因而喪失了大眾性。換言之，它只是韓國小說史上的點綴、旁支而已③。

如上所述，韓國古典小說是借著中國小說的力道，而成長茁壯。韓國文學一向習慣以「雙重文字」來表現的漢文小說，其作者們意圖以當時的朱子學說爲母體，來強調儒家中心思想，故而喪失了小說的大眾性。因此，漢文小說在韓國小說史上，它所擔當的角色只能算是亞流、旁支，不僅阻礙了小說的發展，更是引起了反效果的作用。

③ 丁奎福，〈關於韓國小說史的記述方法〉，藏庵池憲英先生追慕紀念論叢，一九九一。

《大唐陰陽書》考

中村璋八

現在，在日本被稱爲《大唐陰陽書》的所謂《陰陽書》共有七種類型。藏於靜嘉堂文庫、天理圖書館內的吉田文庫、京都大學、東北大學、國立天文臺、國立公文書館（舊內閣文庫）及屬於茨城縣茨城郡常澄村六反田的新義真言宗的六地藏寺。這七種寫本雖略有若干相異，但記有「全」或「完」字樣，獨自流傳。可無論是卷三十二，還是卷三十三均無完本。

這《大唐陰陽書》約在寬平三年（八九一）左右，欽命由藤原佐世所撰傳入日本的漢籍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五行家的部首均記載著：《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和呂才的《新撰陰陽書》。而與此相反，中國的目錄類卻不見《大唐陰陽書》這一書名。《舊唐書·經籍志》記載著：《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此外，《新唐書·藝文志》這樣記載：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王粲《新撰陰陽書》三十卷。均記載著兩書的《陰陽書》。況且，《宋書·藝文志》已有記載：呂才《陰陽書》一卷；因《大唐陰陽書》傳入而存於日本的是卷三十二，三十三的兩卷，而王粲的《新撰陰陽書》與

《舊、新唐志》均是「三十卷」，所以，傳入日本而珍藏的並非王粲之作吧。這類「陰陽書」在中國，早在宋代以後便散佚，故無法了解其內容了。僅僅在清朝的馬國翰所編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一書中的陰陽部類中收集了《陰陽書》一卷，唐呂才撰；另外，僅存於羅振玉所撰《鳴沙石室遺書》裏的《陰陽書殘》一卷，存卷十三，闕名撰，六朝寫本。後者僅是卷十三，前者的大部分是由《新唐書》卷一百七，〈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呂才傳〉中的「卜宅篇」「祿命篇」「葬篇」三部所組成，其內容與《大唐陰陽書》不同。只是《後漢書·郭宗傳》，章懷太子注引陰陽曆法中的「歸忌日篇」，該書中的〈朱穆傳〉注引曆法的「太歲篇」和《太平御覽》卷二十三引古今歷御術，同書卷三十五引陰陽五行歷等條目裏若干與《大唐陰陽書》的條目相類似，但那些條目的記述是零碎而極不完整的，無法搞清其全貌。

與此相反，傳入而存於日本的《大唐陰陽書》雖說只不過只有卷第三十二、三十三兩卷，但其兩卷卻完整無缺地傳至今日，加之，令人注目的是它珍藏了七種抄本，這是非常富有價值的。由此可知，《大唐陰陽書》一書是多麼受衆多的日本人重視並靈活應用的。因此，我認爲對此書的考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我想《陰陽書》是何時傳來日本的，關於這點尚有很多問題，但在《續日本紀》卷二十，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十一月癸未的「勅」裏有著「陰陽生者、周易、新撰陰陽書、黃帝金匱、五行大義」的記載。與《五行大義》一起，《新撰陰陽書》之書名出現於陰陽寮的陰陽

生的教科書之中。這《新撰陰陽書》和《陰陽書》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與《唐志》之間，它們的卷數及撰寫作者都不一致。《唐志》中將《陰陽書》視爲「呂才撰」，而《新撰陰陽書》則是「王粲撰」，但「王粲撰」均是「三十卷」，所以，它和《大唐陰陽書》的卷第三十二、三十三的卷數不同。《見在書目》卻沒有記載《大唐陰陽書》的撰者姓名，而將《新撰陰陽書》作爲「呂才撰」，並在《陰陽書》之前冠於「大唐」二字，在日本普遍認爲這是爲了給此書帶有權威性的色彩。日本的文獻更多是引用了《新撰陰陽書》。如何理解《陰陽書》與《新撰陰陽書》之間的關係才好呢？

平安末期的陰陽家賀茂家榮（？～一一三六）所撰《陰陽雜書》引用了《新撰陰陽書》其中二條，此外，室町時期的賀茂在方（？～一四四四）撰寫的《曆林問答集》引用了該書其中四項條目，除外，還引用了《陰陽書》的三條。據此可以了解到賀茂家是重視《陰陽書》的。除此之外，還廣爲下述的《本朝世紀》《朝野羣載》《玉海》《臺記》《諸道勘文》《太子傳玉林抄》《倭名類聚抄》及《假名曆略注》等陰陽家和貴族的日記、勘文、辭書類所引用。這類引用文有必要詳細研究探討，但其多數亦與《大唐陰陽書》相類似。

日本現存的《大唐陰陽書》中也有沒有附有「跋文」的，但其中多數卻記載著爲丹波介、陰陽博士、賀茂忠行之子、陰陽頭兼曆博士從五位下的賀茂保憲（九一七～九七七）所傳。這位賀茂保憲陰陽家將曆道傳授於其子，並自豪地將天文道傳授於其弟子安倍晴明，從此以後，賀茂

(幸德井)、安倍(土御門)兩家職掌陰陽道，並成爲陰陽道史上極爲重要的人物。由賀茂保憲所傳下來的「跋文」中記有：嘉祥元年(八四八)歲次戊辰七月戊午五日壬戌從五位上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寫之；表明是由大春日眞野麻呂所寫。有關大春日眞野麻呂之事，《日本文德實錄》卷八，文德天皇齊衡三年(八三六)春正月酉辰(一二日)的條目裏尚有記載：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爲紀伊權介，曆博士如故；他是位在平安初期活躍的陰陽家。另外條目裏還出現了從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中期的興福寺的宿曜師仁宗、仁統、增命的姓名，並記載了曾在京都、伏見的眞言宗醍醐寺派的總本山、醍醐寺也珍藏過一種抄本。迄今，在京都大學藏本中也可見到。靜嘉堂文庫藏本、國立天文臺藏本還談及了上述的《大唐陰陽書》流傳的經緯，並記載了宿曜師、宣筭法卯御房(辦法卯御房)給最勝圓寺，卽鎌倉幕府第九代執權，北條貞時(法名崇演，一二七一—一三一一)書信一事。日期是德治三年、延慶元年(均爲一三〇八年)戊申十二月十日。這年的十月九日，年號由德治三年改爲延慶元年。上述二種抄本的「跋文」末還附有《五行大義》第一譯名，二、論支干名的一部分，並有博聞錄，居家必用，太上感應篇等多種文獻的引用文。這些大概還是參閱了《五行大義》之後而改寫成的吧。另外，天理圖書館內的吉田文庫藏本記有「嘉慶二年(一三二七)寫之，代代相傳以秘本寫之」和「借修理大夫安倍有春本出寫之可深秘，天文十一年(一五四二)閏三月二十六日，清從三位入道宗尤。」宗尤是位《五行大義》天文抄本的筆者，是吉田(卜部)兼右之父，吉田兼俱的三兒子，是位室町後期的學者，名字曰清

原宣賢（一四七五—一七五〇）。這是由宣賢從安倍有春借閱而抄寫成並流傳到吉田家的一類抄本。

這樣《大唐陰陽書》在中國曾在唐代流傳過，但宋代以後，卻散佚殆盡。相反，在日本，得到了以陰陽家大春日眞野麻呂爲首的陰陽道的賀茂、安倍兩家、宿禰師眞言宗的僧侶、吉田神道等多方面人工以秘本而重用，其多種抄本還流傳至今。但是，原本是五十卷或五十一卷的，可現存的只是其中的第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兩卷以它完整無缺的形狀流傳至今，而其他只是片斷缺損地被保存了下來，這說明在日本只是這兩卷廣爲利用，而其他的均不爲人接受吧。